

日前读到“夜光杯”栏目所刊登的吴其尧先生《“正道”与“漫道”》一文，极服膺于其丰赡的腹笥与宽宏的视野。然而，就文中的一处观点，本人有不同看法，略陈鄙见，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雄关漫道真如铁”一句中的“漫道”确实是“莫说”、“休道”。中学时学习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老师也是把“漫道”释为“漫长的道路”，将“真”解读为“真理”之真，但后来读诗过程中发现古人之“漫道”皆无此意，这种理解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类似的例子还有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一片降幡出石头。此诗我曾看到两种注本，一种将“降”理解为“投降”，“降幡”即降旗；一种理解为“降下”，即降下吴国旌旗以示臣服。但此处“降”绝不可做“降下”解：“降”表投降时为上平三江韵字，表下降时为去声三绛韵字，而该句的第三字必须用平声，否则犯孤平，为诗家大忌。

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正道”则与此不同。“正道”一词出自《管子》中的“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在古诗词中极为常见。汉武帝《瓠子歌》中即有“正道驰兮常流”，汉乐府有“安贫乐正道”，杜甫《石犀行》有“先王作法皆正道”，查慎行有“先王正道日陵替，术士诡计方纵横”，丘逢甲有“群魔害正道，乱象日益臻”，这里的“正道”都是“正确道路”的意思。至于将“正道”用作“正说是”的例子，根据我的检索，只有宋人曾丰的一句“正道眼空嫌长物，如何更带履同行”。此诗影响极为有限，不足为后人师法，以我的视野，元明清三代诗中确实鲜有效尤者。诗庄词媚，若《忆秦娥》中“漫道”的倒装还称得上跌宕生姿，但将“正道”理解为“正道是、恰道是”，则仄韵不堪，非七律句法，而释为光明之途，则雄浑伟岸之境顿出。

吴先生所征引的主要资料是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中的《“漫道”并非“险道”》一文。该文系极短小的手札，不足三百字，其中说到：“有人（包括某些权威）把漫道释为险道，这是望文生义，正如经常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正道解释成正确道路，或与邪路相对的正路，以讹传讹，贻笑大方。”不过杜甫、查慎行、丘逢甲这些大方之家若能看到“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句，想必也会做“正确道路”理解——虽然他们的正道是所谓“先王正道”，而毛主席则借此喻指伟大的革命道路。范敬宜指出了对“雄关漫道”的普遍误读，具有积极作用，但他对“正道”的解释则不具有说服力。

“漫道”之“道”，与“正道”之“道”，其道“异”也。

“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句之所以易引发不同的阐释方式，还和“沧桑”二字有关。一种观点认为，沧桑者，沧海桑田也，江山鼎革也，彻底颠覆也。人间正道如果是正确道路的意思，那不就成正确道路被颠覆了？这种思路如果不是用解读古人诗词，是没有问题的。但毛泽东并不是古人。读近现代诗，不应以古人之眼视之。在现代汉语中，沧桑一词除了剧变之外，还有磨难、波折（如历尽沧桑）的引申含义。结合颈联以及尾联出句，我认为这里毛泽东所希望表达的是革命事业不能“有情”，不能“学霸王”的妇人之仁，而要与敌对势力坚决斗争，历尽“沧桑”磨难，追寻“人间正道”。如果解释为“正说是”，就难以说得通。

吴先生认为，《雄关漫道》这一副名系文字工作者由于诗词常识欠缺而导致的误用。对于这种“误读”，我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随着晚近学术对文学之生产、阅读、接受与阐释的研究逐步深入，人们对意义和误读也产生了新的理解。诗歌语言的特性就是含混，而在作品的接受中，意义的生成又是作者本意、文本呈现与读者阐释三者的合成叠加。意大利理论家《玫瑰的名字》作者安伯托·埃柯甚至断言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换言之，文学作品和词语永远是在历史中变动不居的。如《庄子·知北游》中表示越向下越明显的“每下愈况”在后世演变为“每况愈下”；“空穴来风”原意是传闻并非没有依据，而今日日常语言系统中的用法却截然相反；至于“梅开二度”、“红杏出墙”等成语在新的社会语境之下焕发新的意义，正如语言自然流变的结果。像片名“雄关漫道”这个词，漫道与雄关构成平行结构，用以指涉伟大、艰难的征途就比较贴切，也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意空间。曾作为电视剧名称的“人间正道”亦是如此，为汉语带来了新的构成元素与表达方式——哪怕它确如吴先生与范敬宜先生所说，是一种误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诗词可以随意阐释。意义仍然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就像我们体内的每个细胞分分秒秒都在新陈代谢，至少在有生之年，人仍然是那个人。

几年前，退出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去了中央文史馆任馆员，他给我写信说“庶务太忙”，专栏也就停了下来。

写信是我与舒乙先生最主要的联络方式，写信比打电话、发短信都要有分寸，这是上辈人含蓄体贴的生活方式。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便是他寄来的这张“闻鸡起舞”的条幅。我想是老先生许久没有我的消息，怕我已经不时间和精力花在报纸上，特意写来提点我的吧。现在想来，真是惭愧！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童趣：全神贯注 钱政兴摄

锅与歌谐音，故借用之。说来有趣，中餐的扁锅或炒锅，特点是锅深、把儿短，能平稳地卧于灶的火梁上。中餐大厨烹饪时，手中的铁勺敲打锅的边缘，那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显示出了大厨的高超技艺，同时是一种带有艺术性的文化现象。小时候，妈妈让我去点心铺购买锅贴。锅贴熟了，师傅移开锅盖，便在香气四溢中熟练地用锅铲有节奏地敲击锅的边缘，当当当。我颇感惊讶，为何要敲锅呢？长大后踏进餐饮行业，才逐渐了解到其中的奥秘。

有一次，在欣赏烹饪比赛时，只见那技艺高超的烹厨每投入一种料物，就用铁勺敲一下。美味佳肴烹制好盛在盘中时，大厨又有节奏地敲几下。师傅说：“不要小看这一投一击，它表现了大厨对烹饪艺术的热爱，以及挥洒自如的文化素养。这锅声还传递了一个信息，告知前厅服务员，菜已炒好，趁热端上餐桌。”

“锅”声嘹亮

钱桂华

师傅又带我去观摩学徒烹调技术交流活动的现场。学徒们在大翻锅前，左手晃锅，右手淋芡，四周淋入明油，这是晃锅。持锅的左臂，借着身体之右倾，用腕力和臂力向右上方一送，锅过头顶，眼随锅动，将菜肴腾空来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身。铁勺有节奏不断拍击锅边，时轻时重，时响时低，从右上呈弧线滑至左下方落下。锅中菜肴形状与翻前无异，但翻后芡汁明亮，不散不乱，整个动作干净利落，顷刻告成。师傅悄悄告诉我：对即将满师的徒弟进行烹调文化考试可评出不同等级，敲击中的不同锅声，意味着一种社会工种、等级间的差异。一个技术不全面、功夫不深的厨师，一般不敢在有经验的师傅或同行面前造次。

神奇的锅声还延伸到菜品之中。在杭州游玩，我品尝松鼠鳜鱼时，服务员将大厨烹调的沸腾卤汁，倒在刚炸过的金黄色鳜鱼身上，此时，辅料迅速浸透鱼肉，发出一种类似松鼠的“吱吱”叫声，菜名由此而来。

在宜昌品尝“平地一声雷”。服务员将厨师烹调好的汤汁，浇至炸酥后的热锅巴上，发出犹如爆裂轰鸣的响雷之声，顷刻间，热气升腾，香味四溢。故有“餐桌声声雷，高汤锅巴脆”之句在民间流传。

在陕西旅游时，我在一家陕西就餐。服务员把菜肴端上餐桌时，大厨端上由辣椒、芝麻等10多种原料组成的佐料，当众把沸油倒入佐料中，顿时发出“吱吱”的油爆声。陕西有句顺口溜：“面条像裤带，饼子像锅盔，盆碗分不开，油泼辣子也当菜。”还说：油泼辣子操作过程中的响声是代表掌声，表示欢迎各位来店就餐。

锅声嘹亮，中华烹调艺术，绵长。

想起舒乙先生

沈琦华

兴趣盎然。虽已不是见字如晤的时代，但老派的作者编者都靠书信交流，就在这一来一去的问候间，和舒乙先生渐熟络起来。

舒乙极其热心，当年我在北京的许多采访都得到了他的帮忙，像采访楼宇烈、吴小如、白化文、王蒙等诸前辈都是先生帮忙穿桥联系

奖”，奚美娟第一次上银幕，以出色的演技拿了金鸡百花双奖。

有位学院派的演员曾对我说过，仲星火的表演“是土八路式的”，其实他并不知道，老仲曾在解放区的山东大学文艺系学习过，他坚信勤能补拙，勤学、勤问、勤探索。我在南京路、延安中路新华书店曾两次遇到过他。那时他的前一位夫人因病去世，家里有些小矛盾。他非常豁达开朗地和我们解释情况，完全没有什么大明星的架子。正由于能刻苦学习和探索，仲星火成了一位适应性很强、戏路很宽的优秀演员，难度很大的喜剧人物、反派角色也同样演得活灵活现。1981年，仲星火在《天云山传奇》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反面角色——吴遥。真是令人惊喜，一向出演朴实的小人物的演员居然把一个貌似革命实则内心肮脏的坚硬又无奈的高官表现得如此出神入化！

淳朴正直仲星火

汪正煜

年长些的影迷一定知道喜旺和马天民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厚朴朴实的农民，一个是为民服务的好警察，《李双双》和《今天我休息》中，饰演这两位主人公的是著名演员仲星火——一位和影片中的人物同样淳朴正直的好演员，一位人民的电影明星。在求学时，我就是影迷，常省下一点零用钱去看电影，当然知道仲星火，而且也非常喜欢《聂耳》中他扮演的作曲家张曙。我很好奇，那个有点狡黠的农民、朴实为民的民警、和潇洒英俊的音乐家，居然是同一位演员扮演。也许是机缘安排，若干年后，我竟然和仲老师

在同一部电影中合作演出和拍戏。第一次是1982年在李歇浦导演的《小金鱼》中，他饰演工读学校的钟老师，是我帮助染有坏习气的学生转变的好教师。我在戏中演体育老师。这是我初涉影坛。和久仰的名演员配戏，免不了忐忑。有一场戏是我进办公室向钟老师报告，学生逃跑了，声音很响。李导演皱眉头叫停要重拍。仲星火很随和地和我交谈，告诉我，电影不是话剧，镜头前要生活化，说话不必大声，就和平常说话一样……我顷刻消除了紧张，顺利完成了拍摄。

1990年，由武珍年导演，上影和浙影联合摄制的电影《假女真情》，我任该剧副导演，和老仲第二次合作。那时他已经离休，却不喜欢别人称他“仲老师”，大家亲切地称他“老仲”。他在影片中饰演阔别大陆四十多年的国民党老兵王福寿，表演已是沉静而出神入化。在杭州机场拍摄时，从飞机上一出舱门，没有一句台词，举止、神态和眼神，就活灵活现地演出了一个思乡心切的游子的内心。在拍摄国民党军队逃亡台湾那场戏时，为了拍好群众演员的戏，我调侃又严肃地说：“共军打过来了，我们马上上船去台湾……”不料群演的解放军战士们都笑了起来。仲星火忙过来帮我一起把剧情解释一下，等到他拍摄和抱着女儿的妻子怦然决别的镜头时，所有的群众演员都被感染了。出逃的戏拍得很成功，制片主任表扬我指挥好，我回答：“是老仲这位大演员的表演营造了几百人出逃的氛围……”这部电影后来得了国家“华表



我还要突出谈一下，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高尚人品。《假女真情》拍摄时，有一天中午，当地一家啤酒厂的老板来拍摄地，请仲星火为他们厂拍个广告，老仲摇头婉拒。老板再三恳请，而且说明，拍摄镜头很简单，只要他拿着啤酒说个好就行了，老仲还是笑眯眯地回绝。老板以为付的酬劳不够，开价说：“只要您花一个多小时，我给您一万元！”一万元哪，在当时是笔巨款。老仲回答：“我不要这钱，谢谢你……”我当时就在他们旁边，那天的午餐还有啤酒供应，都是老板赞助的。我们剧组的不少人还记得此事。事后我问老仲为何不赚这并不难赚的钱，他回答：“我要赚钱，但是，我更要名声！”这是他的原话。

后来我和老仲见面不多，有一天骑车到富民路，听到有人喊我，停车一看，是仲星火。那天他们在一条小弄堂里拍电视剧，他刚拍完镜头有空闲，坐在路边水泥地的街沿上，我们就像爷儿俩一样东西南北地乱吹着。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仲，敬爱的仲星火老师！仲星火去世的消息，我事后才知道，也没赶上参加他的追悼会，电影厂的朋友告知消息后，我跌脚长叹。今天写下以上文字，还不免潸然。思念老仲，我敬爱的仲星火老师！

七夕会
对朋友说起，我们这里有一个设在火车上的图书馆，他很希罕，以为我说着玩，我拍了照片发去，他才称赞不已。这确是一个创意独特的图书馆。它在奉贤区海衣路和民乐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小广场一列火车上，叫“火车头城市书屋”。

刚搬来这里时，我就很好奇停在旧铁轨上的老式火车，黑色蒸汽机车头拖着两节50多米长的绿皮车厢，可说是一处别样的风景。但凡来此地或路过的人都会驻足，饶有兴趣地看看。2018年秋，这列老火车不知不觉变身书屋，更新奇了。车身车头刷漆一新，车厢内装饰得焕然一新：通隔呈白色，前车厢摆放一张圆桌白椅子，两边有绘着绿叶花卉点缀；右侧书柜排列，摆放门类众多的图书。后车厢中间是一张白色椭圆长桌，和两排白色靠背椅，车厢一边有拓展的棕色走廊，另一边车窗明净，射进的阳光给人感觉列车仿佛在行驶中。车厢设有吧台、卫生间，很人性化。整个车厢与书室融于一体，素雅精致，十分温馨。

火车书屋是由街道办事处社会事业服务中心负责筹建的，再后改造了火车周围和广场的绿化设施。白天供人们休闲阅读，晚间引来男女老少聊天散步，还常有成群对舞的舞伴在音响乐曲中翩翩起舞，热闹非凡。火车书屋免费开放，两年多吸引了无数人光顾，少有中小学生和青年，老年离退休等祖字辈人。盛夏两季空调，并有茶水供应，闲坐其中，翻卷阅读，清静舒适，文化氛围浓厚。一位常去书屋的邻居告诉我，他的上初中的儿子以前手机不离手，自从带他到书屋后，慢慢摆脱了电游，养成了阅读习惯。还有的年轻家长节假日把孩子带到书屋，让孩子感受良好学习气氛。

一列原本废弃的老火车被改造成一个独有的文化地标，是个创新之举。望着红枫、绿榆、香樟、棕榈等花木围簇的老火车，和车头进门廊棚扁额上显眼的黑底金字，总是興味盎然。这列蕴含文化气息的老式火车昂然向前，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南上海一道靓丽的风景。为火车书屋点赞！



千灯和锦溪

范若愚

江南古镇第一次游的时候觉得非常精致，但后面感觉大同小异。可能五一长假没地方可去，他还是和大家在5月4日烟雨微飘的早晨一起去千灯和锦溪。抵达千灯时，大概长假已近结束，沿河青石板路上，两三家迟开的店铺，老板慵懒地坐着，偶尔一缕炊烟散入檐外雨中，倒是寻常光景。步入顾炎武先生故居，这河边貌似寻常富贵人家的旧院，即是那怀故国之戚，终老西北的灵魂安息之所。亭轩砖石，悄然无言，这才明白，何以三百余年前，江南人纷纷毁家纾难，只为保全这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屋中默读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一方庭院，数叶飘落。

千灯在那烟雨中有看无限的怅然和肃穆，锦溪却有着壮美。一进锦溪，莽莽水天之外，独一亭伫立。略行片刻，天地如水墨巨画，无穷水光中，长桥横跨，不知其始，不见其终。就这样，在暮春烟雨的江南，消磨一天。

周末整理一些藏书，忽然翻出张舒乙先生赠我的条幅“闻鸡起舞”。上个月舒乙先生去世了，我和他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心里想着要写下来，当作一个纪念。

初识老先生大约是15年前，记得2006年舒乙来上海办画展，彼时他还负责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我采访他，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科出身，后来转向文字工作的原因，一老一少颇为投缘。我请他为我供稿的报纸写点豆腐块文章，他也

